

权延赤 著

变态青春期

BINTAI
QINGCHUNQI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病 态 青 春 期

权延赤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病态青春期

权延赤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厂 北京一二〇二工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71千字 8印张 1插页

版 次 198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23-0/1·72

定 价 2.70元

内 容 提 要

权延赤是部队一位创作数量颇丰的中年作家。收入本书的四个中篇，以遒劲的笔锋、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深沉的思考，既写出了烈士妻子挣脱传统精神桎梏对爱情的渴求，又写出了围绕烈士墓拆迁不同观念的猛烈撞击，还写出了古朴苍茫的草原人性与兽性的同异。

作品不仅意蕴深邃，且富有传奇色彩，真切感人，读后令人深思。

目 录

病态青春期.....	(1)
巴达玛的晨祭.....	(44)
黄 土.....	(121)
白音草原的童话.....	(177)

病态青春期

海山岭西南，大约四五十公里远，有块迷人的椭圆形盆地——怪甸。甸子里遍地青草野花铺展在葱郁的混交林下，四周青山环立，山溪从峡谷中夺路而去，远望瀑布，似烟云缭绕，高悬在峭壁上。甸子里没有村庄，五七户人家象散落的棋子，沉入烟波浩渺的绿色中。唯有甸子北端，一幢小楼比较显眼，这便是松鹤保健所——五十年代初，一位空军上将来这里小住，看到一群仙鹤在松林间蜿蜒的小溪旁，张开翅膀，彼此相向踏着舞步，神态庄严滑稽，忍不住说出一句：“哈哈，松鹤延年，吉祥福寿。这里就叫松鹤保健所吧！”

能住松鹤保健所的自然都是师以上高级将领。无论儒将武将，一旦踏入这块怪甸，仿佛卸掉了全身甲冑，吃饱睡足，养出精神。一些人便捺不住想寻点快活事情干干：先是向女护士献殷勤，继而开开玩笑，一道看电视或者跳舞；熟了便相约出去采蘑菇木耳……结果乐极生悲，

哭哭啼啼找所长告状的女护士真是不乏其人，各种风流故事象圆圆卵石上滑动的泉水，不时地流传到空军各机关部门……

最新流传一个“吓唬玲玲”的故事。“吓唬玲玲”其实是夏侯玲玲，她是保健所一分部护士长。当初保健所建在她家房基地上，作为报偿，她十五岁那年被保健所招来当上一名女护士。那时节，喜爱荒野的仙鹤、山鹑、天鹅、野鸭还不曾被手持猎枪步枪的儒将武将所惊散；楼房四周涂了白漆的松木栅栏有时也会被野猪拱翻，炊事员养的那些哼呀啼呀的可爱小动物，虽有四只凶悍军犬保护，性命仍不免受到狼狐野豹威胁。到了六十年代末，一位空军中将挑头开了第一枪，众多将校争相效仿，这方处女般清静甸子便开始颤栗破裂；从四面八方响起枪声、喊声，将校靴喀喀的追逐践踏声和禽兽们痛伤的惊啼悲鸣。据说每一声枪响，每一阵啼鸣，都会使玲玲面无血色，抖嗦不已；当她看到挂在枪管上的血淋淋的飞禽走兽时，居然惨叫一声晕过去，随后大病一场，几天不吃不喝，眼睛哭得象山桃一样红肿。终于有位空军元老动起侧隐之心，说了一句话：“不许吓唬玲玲！”于是，再来保健所小住疗养的儒将武将便相约提醒：“放下枪，不许吓唬玲玲。”于是，这一方甸子又恢复了处女般清静温馨。离乡背井的“难民”们也陆续小心翼翼回到过去的巢穴……

从此，“不许吓唬玲玲”便成了大伙儿对她善意的逗趣话，久而久之，居然变成保健所内部流通的一句“歇后语”，包含了和好、谅解、友爱种种美好内容。比如夫妻闹别扭，只须及时吆喝声：“不许吓唬玲玲！”那么盛气相向的夫妻俩就会扑哧一笑。又比如同志间顶起牛来，相持不下，只要半

是玩笑半认真地喊：“不许吓唬玲玲！”争执双方就可以借此下台阶：“吓唬什么？不吵不闹不是朋友。”

玲玲确实是个令人疼爱的好姑娘。她是陞甸这方神仙土地上的自然结晶：那垂在脑后的黑发象峭壁上的瀑布一样旺盛、飘逸；红喷喷的脸腮一如挂了晨露的月季花，被山溪滋润得水灵鲜嫩；那皮肤，触上去就象溪水中那苔藓一般柔滑；她若是望住你，那双眼睛呀，就象深夜里失落在深山老林的人望到了灿若朗星的灯光一样温暖迷人。她善良温顺，象不曾被惊动过的原始森林中的一只小鹿，自由自在，与世无争；她不曾跟人红过脸，不曾对谁大吼大叫；偶尔碰到一点小小的矛盾，有理无理都会主动单方面撤军……

这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后来她嫁给一名飞行员，离开了陞甸。随着时间流逝，人员变动，“不许吓唬玲玲”虽然传下来，但典故的主人公却渐渐被淡忘了。只有所长例外。当将校们的枪弹在七十年代重新惊得甸子里禽兽跳，疲于奔命之时，他怅然望着远山叹息：“唉，玲玲现在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到了一九八四年，夏侯玲玲突然回来了，并且带回一个满世界淘气的儿子。原来她丈夫由于飞行事故牺牲了。她虽然生活在南方一座如画的城市里，心里却总是想着遥远的北方，留心谛听陞甸那草地森林传来的消息……一有信号，一声呼唤，她便立刻振翅高飞，象候鸟一样准确找回自己的故乡。

报到时，政委故意皱起眉毛逗她：“哎呀，不行哪，玲玲，你也知道，咱们保健所的护士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岁，三十岁的就算顶天了。”所长马上大声警告：“不许吓唬玲玲！”于是，

办公室里便响起了开心悦意的哈哈大笑。

玲玲担任了一分部的护士长。她已经三十五岁，在孩子眼里会划入温柔漂亮的母亲之列，在住所的儒将武将眼里却仍然象个不曾结婚生育的姑娘，何况她又长得年轻水灵，绿军装衬着那美丽秀气的脸盘，一如青草丛中的鲜花，闪烁着光彩。她走路象落叶一般轻盈；她讲话，就象枝形灯架上的水晶坠在屋宇里叮咚作响。仿佛是为了祝贺她重返故地，这一年闰旬也充溢着勃勃生气。鹧鸪、画眉、野鸽和野鸭彼此呼应，起劲地鸣噪；仙鹤吹奏出高傲的抒情曲，雁也放开粗大嗓门嘎嘎啼叫。

住所疗养的儒将武将都喜欢夏侯玲玲；一些人接近她，向她献殷勤，却没有一个敢生出邪念吓唬玲玲。究其奥秘也许存在于自然本身吧。——那一年春天，玲玲拾回一颗雁蛋，小心翼翼地交给了一只抱窝母鸡。那只母鸡居然孵出一只小雁。当小雁从破壳中象蜗牛一样爬出来时，守候一旁的玲玲，孩子似地叫起来，泪花顿时溢满眼眶。看到这种情景，谁还忍心干出吓唬玲玲的事啊？

然而，夏天到来时，海山厂那位正师职的党委书记住进了松鹤保健所。“吓唬玲玲”的故事才悄悄开始了……

这位书记叫田俊青，五十五岁，生得来一种孤僻沉郁的古怪性格，那一副超然的庄重，那一种阴沉的严威，就象甸子深处突兀而起，被人称作“孤老峰”的那块竖石；四周围人迹渺渺，独个儿神情冷冷；年龄和磨难在他脸上刻下的皱纹就象孤老峰上大小纵横的裂罅；五十五原本算不得老，他却象阅尽五十个世纪的春秋，只剩下了冷漠和沉默……

师职干部本应住二分部，田俊青却住进接待正军级以上

首长的一分部，而且是一套最好房间。他是海山厂创始人之一，在厂里的权威远胜中央部长在国务院里的权威。保健所干部职工的家属大部分在海山厂就业，子女在海山厂住校读书，这就难怪所领导见了田书记比见了空军司令员还要热情恭敬几分。可是，田书记实在怪得挑剔，怪得霸道。

住所第二天一早，所长去作“早请示”：“田书记，起来了？我们这里条件差点，照顾上怕有不周的地方……”

田俊青刚在牙刷上挤了牙膏，那牙膏袋不是轻轻放下，而是扔到桌上，于是所长的心和肉便随牙膏袋一道跳了一跳。

“你们那个护士是谁欠了她二百吊钱没有还？整天哭丧着脸！”田俊青慢慢腾腾说，牙刷捅进嘴巴里。

“啊，对不起，我们教育不够，啊，田书记，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受惊的所长顾不及跟政委学舌，赶紧把那名老成持重的护士调开，另派一名年轻漂亮又活泼知趣的女护士。却不料，午饭刚过，女护士哭哭啼啼跑到所长办公室告状：“我不干了，我受不了，呜呜，我来当兵不是来、来受欺侮……”

“欺侮你了？”所长慌得站起来，“捏你手还是揪你头发了？莫不然……唉，你倒是说话呀！”

“他、他……”女护士泣不成声，“他说——讨厌！说，说我讨厌……”

“什么？——讨厌！那也至于哭。”所长松了一口气，马上又朝政委皱起眉头：“唉，再派谁去才好？这么一个……地头蛇！”

“要不——，派玲玲去？”

“可是，他要是吓唬玲玲……”

“放心。他也知道不许吓唬玲玲！”

“那……只好试试吧。”所长无可奈何同意了，“可也真是的，就好象更年期成心到咱们这儿来撒气似的！”

更年期不敢说，撒气可是真情。上星期书记发高烧卧床四天，床头放一把木椅，他不弄响木椅，任何人不准入内，就连守候在外屋的厂医护士也不例外。到第四天厂长来看望，被护士拦在门外，并不敢擅闯入内，书记的火气才消退些——厂长毕竟还是怕书记！

田俊青十五岁参加革命，赶上抗日战争的尾巴。他听惯别人喊他小田，直到担任了海山厂这座有数千职工的飞机大修厂党委书记，仍然被空军或军区机关的首长呼为小田。一九八二年底，当军区工程部部长尊重地喊他老田时，他才猛然一惊，意识到什么——新任部长比他还要小一岁，资历差有七八年。再留心上下左右，没几个能比他资格老了。一夜之间，他的言语行动、思维方式无一不染上老的色彩，那是带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韵味和色彩。然而，厂长不向他请示就撤换了三名车间主任——大胆！难怪书记要上火发烧，难怪书记有气要撒。

厂长吃了闭门羹离开后，书记下了床。嗯，给他一个悔过机会，看他下次还敢借厂长责任制擅作主张——除非不想在这儿呆了！田俊青宽容地想着，弄响木椅。护士闻声而入。他伸出一根指头说：“通知松鹤保健所，我要去疗养一段时间！”

果然，厂长谨慎了，第二天便派厂办主任和党委秘书来保健所向书记汇报工作。

田俊青听汇报习惯斜靠在沙发上，一任汇报者向他低倾着探出身体，并且从不允许第三者插足。

“田书记，该吃药了。”脑后传来轻柔一声。田俊青没有任何反应，微眯两眼依然瞄着作汇报的厂办主任。可是，一个人影象团云絮似地遮到面前：“田书记，请您先吃药。”田俊青猛丁一掀眼皮：“讨厌！”那云絮似的身影被粗气吹到一边；厂办主任向前探着的脸重新露出来，想替可怜巴巴的插足者说点什么，一旦和书记透着威严的目光相遇，咽口唾液，便又继续汇报。然而，衣裙窸窣声干扰了书记注意力，他沉下脸，这脸色足以使海山厂任何人望而却步。始料不及的是，那怯怯的纤细声音居然又传过来：“对不起，田书记，打扰您了。可是，您应该配合我们工作，按时吃药呀。”

“乱弹琴！没看见我们在谈工作？”田俊青发火了，转脸瞥一眼女护士。他的心尖忽然颤动一下，闭住了嘴。他发现一种温柔端庄的神气弥漫在女护士那曲线柔和的丰满身姿上，并且生动地反映在娴静秀美的脸上，与自己的粗暴很不协调，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受了惊吓和委屈，却又执拗地盯住他不肯躲避，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捧了几粒药片，嘴唇保持着微笑的残痕。

“书记，您先把药吃了吧。”秘书小心翼翼劝一句。

田俊青哼一声，为一种神秘力量所驱使，打破保持已久的习惯，作出让步，接过药片噙在嘴，挥挥手：“去吧去吧，我们这里有正事。”

女护士一本正经问：“您咽下去了吗？张开嘴啊一声，啊——”

田俊青嘴唇没张开，只是抖。他善于掩饰各种情感，唯

独不善于制怒。他在海山厂发惯脾气，并且常常迁怒无辜。他突然“噗”地一声吐掉药：“出去！以后我谈工作不许你再进来，懂吗？”

女护士象挨了子弹的小鹿抖着朝后倒步，脸色苍白，泪珠在眼眶里转啊转，田俊青忽然觉得那泪水打湿了他火气正盛的心，忙偏转头朝厂办主任，漫不着边际地说：“啊，厂长还发表些什么宏论？这个这个——讲到哪儿了？”

厂办主任没有马上回答，走神似的目送女护士象被风驱赶的云团一样从门缝里溜出去了。

于是，汇报草草收场。田俊青用烟头指点厂办主任：“来的不要太勤，没有大事一周通一次气就行。”他又转向秘书：“除了中央文件，其它的就不要送我……”他突然虎起脸，抿紧两片嘴唇。

女护士又来到他身边，一手端水杯，一手捧药片；田俊青默默对视，目光凛凛。女护士没退缩，带着怯怯的执拗，虽有泪珠在眼眶里游移，脸上却仍不失温柔端庄。田俊青忽然失了主张，目光渐渐收敛，终于躲向厂办主任，挥挥手：“没你们的事了，去吧。”

他阴着脸接过女护士手中的药片和水杯，带着响声咽下肚。为避免那声有失身份的“啊”，他无声地吐口气，表明嘴里没藏东西。他发现女护士嘴角掠过一丝浅笑，那是受到惊吓和委屈之后终于获得胜利的微笑。“谢谢。”她流水似地转身走开。

“鬼丫头，真是倔得可以！”田俊青嘴角难得一抽，脸上出现笑的象征性动作。然而到了晚上，这一点好感又差点消失得没有踪影儿……

田俊青睡觉同他的言行举止一样，都是沿其习惯运转，一丝不苟遵循着某种固定格式。他钻入蚊帐，在大沙发床上打坐。先搓脚心，三八二十四下，一下不多，一下不少，然后“五心向上”，意守丹田，目光顺着鼻尖往下延伸，在意识中触到脐下一寸，敛神呼吸；“静”时吸，“松”时呼，丹田之处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体渐渐轻起来，犹如怪甸四周出岫的云，浮升、弥漫，随着袭来的朦胧感，身体渐渐歪斜，头落在枕头上。于是，弥漫的云雾凝聚成一朵，袅袅上升，飘逸……

忽然，又一朵云飘来，轻盈无声，却带有异电荷的感应，有如一道闪电在脑中划过，他蓦地睁开眼——又是那个温柔执拗的女护士！田俊青呼吸变粗重。自从妻子死后，他十几年来只剩下“一觉的命”——半小时也罢，八小时也罢，只能睡一觉，醒来便再也睡不着。若不是想起那眼眶里转啊转的泪珠，若不是女护士轻手轻脚动作令人怜爱，田俊青注定要发火的。他侧转身，闭住眼，重新敛神于丹田。“静”时吸，“松”时呼……肌肤突然受到触碰，神思顿时飞离丹田——是女护士替他掩被角！一种失眠人的烦躁焦火不可遏止由心底迸出，他霍然坐起身，被子大掀，女护士象鸡毛一样被扇到一边。

“您，您还没睡？”

田俊青喉咙里咕噜一声，打开台灯，索性披衣下地，倒杯水，暖瓶和杯子示威一般砰砰作响！然后阴郁地嚼拢嘴巴呼呼吹粗气，把热水吹起一层层水花，溅出杯外。女护士立刻明白了，小声道歉：“对不起，田书记，惊醒您了……您还有低烧，是二级护理，按制度规定应该两小时查一次房。”

田俊青冷冷瞟一眼女护士，发现她那支钢笔手电筒上蒙着块红纱，显然用心良苦。他象服下一剂镇定药，顿时偃怒熄火：“我睡觉轻，夜里不要查房。有事我会叫你。”

女护士指示床头上那个电钮：“好吧。有事您就按铃。”

田俊青却再也睡不着。“五心向上”也罢，侧卧腹呼吸也罢，平仰数数也罢，都不能平息那一种万念跃动，那一番心驰神飞。黑暗、孤单；窗外高山巨峰洒满蓝色月光，山岩森林轮廓分明；耳畔响着万千种奇妙低吟，象夜风推动林涛，象卵石在溪流中滚动，象潜藏深草丛中的无数虫鸣，偶尔还有猫头鹰彼此瘖哑地应和和令人惊心落泪的鹤唳……在喧嚣尘世他思念清静，清静了又忘不掉尘世烦恼……人事权归厂长，党的领导还能保证吗？工程部长打电话，找厂长不找书记！空军报刊登那张照片，厂长是正面，书记只是背影！那名记者简直是个团结工会的角色！……想久了头上竟沁出细汗，周身燥热，胸膈间憋闷得象要炸开。蓦然间，心脏一阵怦怦急跳，而且隐隐作疼。不好！他慌忙照老习惯去拨动床边那张木椅，却始终不见人进来，一时怒火攻心，居然产生了绞痛感。他想喊喊不出声来，随手把椅子一掀，随着“轰隆”一响终于“睡”过去了。

醒来时，身旁出现输液吊瓶，透着阳光映出金辉银色。他觉得好受多了，那是极度发泄后获得的平静舒适。这时再看到那守护身边的女护士，看到那张如释重负的脸上漾出的微笑，听到那柔和的一声：“田书记，您感觉好些了吗？”孤僻沉郁的田俊青便发生了变化，变得象一名慈祥老人，有气无力地讷讷：“很好，谢谢你了。”

“您为什么不按电铃呢？”

“习惯了。可是，你怎么会听见了？”

“我也不知道，本来没听见，心里又总象听到了什么。走到您门口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了您的声音，是在呻吟……”

田俊青心里忽然一阵热乎。若不是这种责任心，只怕现在躺在床上的已经是遗体了。“你叫什么名字？”

“玲玲。夏侯玲玲。”

夏侯玲玲？似曾相识——呵，对了，住所后好象听过什么……“不许吓唬玲玲！”田俊青露出歉意，讷讷道：“玲玲，昨天我态度不好，你不生气吧？”

“不生气。”

“谢谢……”

所长进来了。所长虽然爱护玲玲，可是想到在海山厂就业上学的家属子女，想到这位党委书记那邪魔歪道的古怪脾气，不得不故作姿态批评几句：“玲玲，你是怎么搞的？叫你护理田书记……”

“不许吓唬玲玲！”田俊青横一眼所长，吁口长气，“只怪我自己……”

所长诧异之余，慌忙把脸扭向一边。他偷偷笑了。

下午，玲玲送药来，田俊青坐起身。他服下药，见玲玲还在盯住他嘴巴看，模样认真得令人怜爱，便情不自禁张嘴“啊”一声。他“啊”得很短，马上警惕地望望四周，确信没有第三者，才放心微微一笑。他听玲玲讲，很有些老头子喜欢把药片藏在舌头下，然后悄悄吐进抽水马桶。

从这一刻起，局面改变了。玲玲从田俊青腋窝里抽出体温计，水银柱停留在三十六度五。书记的烧退了，也不再发

火，叫起玲玲时，声音变得亲切友好。几天之后，无论玲玲从走廊里走过还是在隔壁查房，他都能马上听出来。他在悄悄观察玲玲，象父亲观察自小离去、长大后又突然回到身边的女儿，带着暗暗的喜悦和自豪，并且情不自禁地总想和见到的其他姑娘作比较。

保健所里的女护士都是精挑细选，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惜，愿意理睬田俊青的不多，免遭田俊青讨厌的更少——姑娘们被一些晕头晕脑的儒将武将宠坏了：有的任性，爱耍小姐脾气，或者嗲声嗲气，娇揉造作地把眼睛瞟来瞟去；有的故意高挺胸脯从男人身边示威似地走过，或者招猫惹狗，张开嘴巴放肆地笑……玲玲却从来不这样。她真诚热情，温文尔雅，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尊重自己。

田俊青隔壁住了一名喜欢标榜“解放”“开放”的袁军长，录音机里常放出新潮歌曲。他喜欢动手动脚：“玲玲呀，衣服上绣的这是什么花啊？”还没等那只手触得胸乳上，玲玲已经燕子般灵巧地闪开，不惊也不恼，笑得端庄大方：“不是花，是一只送信的雁。你呀，该给爱人写信了。”“晚上写也还不迟，现在……”“现在就得写，马上写。不然小心我告诉你爱人。”袁军长只好缩回手去：“好好，马上写。你呀，可真厉害。”于是，一直徘徊于门口，随时准备出面干预的田俊青，这才松口气，满意地回到自己房间。

一楼东侧有个百十平米的大房间，里面有台球、乒乓球、各种棋类和图书，那是娱乐室。田俊青偶尔踱入去参观，看到玲玲象蝴蝶一样在这里一丛那边一簇的人堆儿中穿行逗留，斟水、递毛巾、摆烟灰缸，做各项服务。正下象棋的袁军长冷不丁抓住她一条胳膊，煞有介事往身边拉：“哎